



十年懵懂，
山已过，心未远。
何处话相逢，
再续百年心。

十年 懵懂 百年心

李翔

李李翔◎著

SHINIANMENG
DONG
BAI NIAN XIN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 SU WEN YI CHU BAN SHE
PUBLISHING HOUSE

紅樓夢
紅樓夢

十年 憶舊 百年心

李李翔◎著

SHINIANMENG
DONG
BAINIANXIN

鳳凰出版傳媒集團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上册

目录

第一章	不打不相识	1	第十一章	太多头上动土	72
第二章	青楼与赌馆	8	第十二章	怀璧其罪	79
第三章	冤家宜解不宜结	16	第十三章	完璧归赵	85
第四章	最难消受美人恩	23	第十四章	请君入瓮	92
第五章	皮开肉绽	30	第十五章	屋漏偏逢连夜雨	99
第六章	来而不往「非礼」也	37	第十六章	怎舍她叠被铺床	106
第七章	精神虐待	44	第十七章	看似风平浪静	113
第八章	面壁思过	51	第十八章	实则血雨惊风	120
第九章	不是冤家不聚头	58	第十九章	救人如救火	127
第十章	阴晴不定	65	第二十章	欲留难走	1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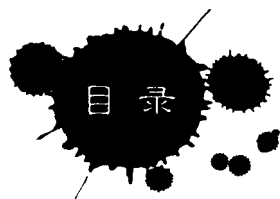
目 录

第二十一章	蝴蝶恋花恨	141	第三十一章	昏迷不醒	211
第二十二章	胡搅蛮缠	148	第三十二章	烟花三月(番外)	218
第二十三章	药粥和烤鱼	155	第三十三章	软玉温香抱满怀	226
第二十四章	杀人不留行	162	第三十四章	又起风波	233
第二十五章	千里楚惜风	169	第三十五章	似是故人来	240
第二十六章	别有天地非人间	176	第三十六章	一走了之	247
第二十七章	人生自是有情痴	183	第三十七章	上得山多终遇虎	253
第二十八章	殊死搏斗	190	第三十八章	爱极必伤	260
第二十九章	死里逃生	197	第三十九章	唯别而已矣	267
第三十章	患难见真情	204	第四十章	臣强主弱	2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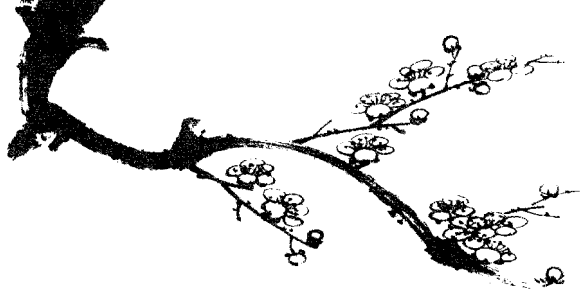
下册

目 录

第四十一章	夜阑人未寝	283	第五十一章	一片伤心画不成	356
第四十二章	午夜更惊魂	290	第五十二章	惹是生非	363
第四十三章	变生不测	297	第五十三章	相请不如偶遇	370
第四十四章	内忧外患	304	第五十四章	相见不如不见	377
第四十五章	有惊无险	311	第五十五章	潮音坞碧玉湖	384
第四十六章	山雨欲来风满楼	318	第五十六章	威逼利诱	391
第四十七章	置之死地而后生	325	第五十七章	多情总被无情恼	398
第四十八章	旧事凄凉不可听	332	第五十八章	强扭的瓜不甜	405
第四十九章	家破人亡	340	第五十九章	从此萧郎是路人	412
第五十章	晴天霹雳	348	第六十章	处心积虑	419



第六十一章	异变突起	426
第六十二章	栽赃嫁祸	433
第六十三章	冷月葬花魂	440
第六十四章	真相大白	448
第六十五章	瘦尽灯花又一宵	455
第六十六章	翻脸不认人	462
第六十七章	恶人自有恶人磨	469
第六十八章	为他人作嫁衣裳	476
第六十九章	情深不寿	483
第七十章	他乡遇故知	491
.....		
第七十一章	犹恐相逢是梦中	498
第七十二章	情在不能醒	505
第七十三章	恩爱难白头	512
第七十四章	意外之喜	519
第七十五章	擒贼先擒王	526
第七十六章	平地一声惊雷	533
第七十七章	惊天秘闻	540
第七十八章	无力回天	547
第七十九章	同来何事不同归	554
第八十章	十年懵懂百年心	561



第四十一章 夜阑人未寝

下过雨的夜晚，天空漆黑如墨。寒风拂过窗边的树木，发出嚓嚓的声响，时断时续，像是情人间的呢喃。云儿和燕苏两人换上夜行衣，云儿嘀咕：“你的衣服太长啦，我穿不了。我还是穿小太监的衣服好了，反正夜里也看不出来。”燕苏见自己曾穿过的衣服此刻紧紧贴在她肌肤上，领口因为太大而露出大半雪白的肩头，心口一热，便说：“不要紧，袖子折一折就好。”云儿不满道：“领子呢？也能折吗？我不穿这个，行动太不利索，万一挂到树枝什么的，露了行踪就不好了。”见他直勾勾盯着自己看，她脸上一红，嗔道：“看什么看，还不快转过身去。”燕苏看着她笑，“你换就是，我又看不到什么。”云儿畏寒怕冷，夜行衣下还穿了紧身衣。

她这时自然不依，骂道：“流氓、无赖……”燕苏哼道：“我若是淫魔色鬼，你早是我的人了。”云儿倒竖柳眉怒道：“谁是你的人！”燕苏一把搂住她，嘴唇附在她耳边，亲昵地说：“难道不是吗？嗯？”最后一个字的尾音拖得老长，让人心跳加速。云儿浑身燥热，垂着眼睛说：“干什么？不许动手动脚。”她微微挣扎了下，却没有像以前那般又踢又打，又掐又咬。

燕苏得寸进尺，手伸进她腰间来回摩挲了好一会儿，轻轻扯开了她的腰带。云儿察觉到他的唇在自己的脸上轻轻蹭着，又柔又软，麻麻痒痒的，他的呼吸喷在自己的鼻尖，温热略带急促，云儿的神志跟着糊涂起来，直到感到燕苏的指尖在自己裸露的锁骨上轻轻按压，这才惊醒，一把抓住他的手问：“你干什么？”她质问的声音娇娇柔柔的，眼神迷蒙，声音有些粗哑，带着美人春睡后的慵懒风情，半点气势都无，看得燕苏越发的心动。他紧了紧喉咙，调笑道：“还能干什么？当然是干偷香窃玉的勾当。”他话虽这么说，却拿过屏风上的太监服一把包住了她，“换上。”说完立刻转过身去背对着她。

云儿三下五除二换好，扯着他问：“这么多侍卫守着，我们怎么溜出宫去？”

她想到夜出皇宫的情景，神情很是兴奋。燕苏哼道：“皇宫里的侍卫都是对外不对内，趁他们换岗的时候，大大方方就能出去。不过……”他看了眼她，“凭你三脚猫的功夫当然是不行了，我们另想办法。”他心想万一被人发现，他这个太子殿下的脸只怕是要丢尽了。

燕苏领着云儿出了东宫，一路往南，七弯八拐，专拣偏僻小道走。迎头一队宫女太监提着灯笼、抱着食盒等物走来，云儿正愁没有地方躲避，燕苏拉着她一转身，钻进了一个黑漆漆的石洞，原来身后的这座假山里面是空的。石洞空间逼仄狭小，站都站不直，两人只得紧紧贴在一处。燕苏顺势搂她在怀里，上下其手，大占便宜。云儿回头瞪了他一眼，用力挣扎。他将食指放在唇间，做了个噤声的动作，又指了指外面。云儿听得外面踢踢踏踏的脚步声越来越近，生怕别人发现，僵着身体不敢乱动。

等众人都走远了，她舒了口气，正要钻出来，燕苏的头却凑过来，在她唇上轻轻点了一下。她抚着唇，有些生气，“你做什么？”他尽欺负她。她甩下燕苏一个人往前走，燕苏忙追上去，忍住笑说：“宫里这么大，你知道我要带你去哪儿吗？”云儿赌气道：“我管你去哪儿，我要回去了。”她当真往回走。燕苏忙拉住她，“好啦，是我不好，我给你赔不是。”云儿闷闷说：“赔不是有什么用？以后你不准乱亲乱摸乱来。”燕苏见她不高兴了，只得说：“好好好，以后不经过你的同意，我绝不乱亲乱摸乱来，好不好？”云儿骂道：“哼，我才不会同意呢。”燕苏微笑：“是吗？”不置可否。他可不这么认为，刚才不是已经乱亲乱摸乱来了吗？

两人一路小声说着话，来到一座高大的宫苑前，这宫苑外观看来甚是宏伟，石阶庭院宽达数丈，可是门上朱漆掉落，梁上也结满了蛛网。树木虽然长得粗壮高大，可是底下野草遍布，蔓藤丛生，显然这里久无人住了。云儿抬头，见满是灰尘的金匾上写着“罗敷宫”三字，心下一惊，这名字怎么如此熟悉？她抬头看了看四周的景象，只见门口有两株一人来高的伞盖形的槐树，枝叶相连，像是牵着手的一对情人。一瞬间纷繁杂乱的记忆陆陆续续钻进了她的脑海里，无数的片段一闪而过，却什么都想不起来。她停下脚步，怯怯问：“这是什么地方，怎么这么荒凉？”眼睛到处乱瞄，因为心中害怕，紧紧抱着燕苏的胳膊。

燕苏忙安抚她，“别怕，没事的。我母后以前常常来这里小住，她很喜欢这个地方，说这里环境既清凉又安静。”云儿愣住了，“皇后？住这种地方？”燕苏拥着她走过长长的汉白玉雕成的台阶，“是以前，现在当然没人住啦。”他顿了顿又说：“我小的时候母后还未过世，那时候我也常常来这里玩，后来……再也不来

了。”云儿被他弄糊涂了，说：“你不是正要溜出宫去看你母亲吗？”燕苏低声解释：“现在的皇后是我的亲姨母，我亲生母亲在我十三岁的时候就离世了，是姨母力排众议一手将我扶上太子之位的，她教了我许多道理，还支持我练武。”

云儿黯然，没想到他身世这么可怜，她安慰他，“你姨母待你真好。”燕苏点头，“姨母她是我在这世上唯一的亲人了，父皇……他的情形你也看到了，他只一味求仙访道，整日炼丹服药，连朝中大事都不管了，何况我这个并不受宠的儿子……”云儿拍了拍他的手安慰他，“你已经算是好的了，像我，连父母是谁都不知道。”幸好她还有东方弃。燕苏握紧她的手，心里很是疼惜，轻声对她道：“云儿，以后我们永远都在一起，我定不负你。”

云儿看着目光灼灼的他，喃喃道：“永远吗？”永远到底是多远，她一点概念都没有。燕苏点头，“嗯，永远，我也不要其他妃子，大臣们要是敢管我的家务事，哼，我就杀他，说一句，杀一个。”

他小时候看多了母亲为了和父皇的其他妃子争宠落落寡欢、闷闷不乐的情形，对年轻貌美的女子不由得就心生厌恶，当时就发誓，长大后他才不要妻妾成群呢，最好连妻子都不要。现在，一个云儿就够他头疼的了，哪还经得住第二个！云儿撇嘴道：“我才不信，到时候大家一定骂你昏君，说你专宠误国，滥杀功臣。”燕苏哼道：“是昏君还是明君，后世自有定论，关他们什么事？再说了，只要老百姓有饭吃，日子过得好，才不在乎谁是明君呢！杀一两个迂腐、聒噪的大臣又算得了什么。他们愿意以身谏死，血溅朝堂，以这种方式名垂青史，那就成全他们好了。”

云儿打了个哈欠说：“这些事我不懂，别人的死活也跟我不相干。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岂是人力能强求得来的？我只问你，你带我来这儿做什么？我们不是要出宫吗？”燕苏推开厚重的木门，从怀里掏出一粒鸽子蛋大的夜明珠，柔和的珠光照着空旷的殿堂，能看得见墙壁上绘制的天女散花图颜色斑驳，大面积脱落，中间挂着的帷幕珠帘蒙上了厚厚一层灰尘，层层垂下来的白纱本应给人飘逸朦胧美，可是此刻落在云儿眼里，只觉得阴森恐怖。

燕苏顺手把门关上，云儿奔过去一把抱住他，惊叫出声：“不要！”燕苏心想，云儿虽然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模样，但到底是女孩子，胆小怕黑，便拍着她的背安抚，“不怕，这里是皇宫，没有鬼的。”他不说还好，一说云儿更怕了，环顾四周，感觉一个浑身是血的人影在脑海里一闪而过。她一头钻进燕苏怀里，颤抖着身体哀求道：“有鬼，有鬼，我们走，我们走，好不好……”说着说着她就

忍不住哭了起来，滚烫的眼泪一滴滴落在燕苏手背上。

燕苏从未见她这样惶恐害怕过，手背一触到她的眼泪，心也跟着乱了，“好好好，我们走，我们走。”他带着她出了罗敷宫，伸手拭去她眼角未干的泪水，连声哄道，“怎么哭成这样？有我在，怕什么！哪来的什么鬼？妖魔鬼怪之说，都是世人杜撰的。连孔子都说，不语怪力乱神。好了，好了……不怕，不怕……不哭……嗯？”

一出罗敷宫，云儿的情绪便平静下来，不再那么害怕了，她擦着眼泪埋怨，“干吗来这里？”声音仍有些哽咽。黑漆漆的，屋里全是上吊用的白绫，跟鬼屋似的。燕苏叹道：“这里有条地下密道一直通往城外，我为了省事，便想从这里走。既然你不喜欢，那就算了吧。”云儿很是吃惊，“密道？”转念一想，宫里有密道并不稀奇，正所谓狡兔三窟，大凡贵族之家都会在屋子里另备逃生之路，以防突变，更何况是皇宫。她不知想到什么，脱口而出：“密道的入口可是在那里？”说完指了指主殿左边的一间甚是不起眼的偏殿。

燕苏十分诧异，不知她为何会问出这样的话来，忙解释道：“怎么会在那里？自然是在主殿后面的卧房里，方便逃生。”云儿“哦”了一声，低头不语。燕苏轻声道：“以后宫里要是出了什么事，你要记得从这里逃出去。卧房里有一座烟雨梅花鼎，外表看起来没什么异样，但其实是和凳几连着的，你只要抱住鼎，先往左转三下，然后往右转三下，入口便会打开。”皇宫里的逃生密道只有皇帝皇后太子等人方得知，燕苏却从一开始便告诉了她。

云儿看着他的双眸，明白他说这番话的用心，过了好一会儿说：“如果当真出了什么事，要走，也是一块走。”想到宫中的凶险，两人心情蓦地变得沉重，沉重之余却又有些相依为命的甜蜜。云儿不愿再想刚才那些不愉快的事，岔开话题，“要出宫还不简单？何必这样偷偷摸摸、鬼鬼祟祟，我们大大方方从神武门出去便是——你去找两套侍卫穿的衣服来。”

燕苏听她这么一说，立即明白过来，笑道：“我果然是舍近求远了。”两人换上侍卫的衣服，在一个叫曹云飞的侍卫长的带领下，以出宫办事为借口，顺顺当当出了皇宫。曹云飞乃燕苏的心腹手下，见主子独自一人出宫，十分担心，跪在地上说：“殿下安全要紧，还是让属下跟着一起去吧。”燕苏刚想说不用，转念想到云儿武功低微，有个人守着，总要放心些，便说：“你去叫辆马车，我们这就出城。”

三人乘车往城南的方向去。城门此刻早就关了，曹云飞拿出燕苏的通行令牌，赔笑说：“殿下有急事差小的们去办，还望大哥行个方便。”守城的将士验过真伪

后，问：“马车里什么人？”曹云飞答：“是我的两个手下，大哥要见见吗？”说着朝里喊道：“张平，刘成，出来。”那将士盯着马车看了一眼，随即摆了摆手，面无表情道：“不必了，出城吧。”命人打开城门放行。

一行人出了城，云儿指着坐在外面赶车的曹云飞小声说：“你这个手下，行事既稳重又机灵，很不错啊。”

众人趁黑很快来到隆兴庵，燕苏下车时回头问：“曹云飞，你跟着我有多久了？”曹云飞恭恭敬敬地回答：“属下十四岁起跟着殿下，到今年刚好整整十年了。”燕苏愣了下，“十年啦，十年时间可不短。我派你一个差事，你可愿意？”

曹云飞连忙跪下，“属下这条命是殿下救的，殿下就是此刻要属下死，属下也绝不皱一下眉头。”燕苏说：“很好。我要你即日起，以云姑娘的安危为己任，只要你还有一口气，便不能让她有一丝一毫的损伤，你可做得到？”云儿“啊”的一声叫出来，连忙摆手，“不用，不用，我不用人保护……”燕苏横了她一眼，她立即噤声，不敢再插嘴。曹云飞郑重点头，举起右手，“属下在此对天发誓，誓死保护云姑娘的安全。”

燕苏点头，“好，从现在起，你就跟着云儿吧。”曹云飞走过来对云儿磕头，“属下见过云主子。”云儿手忙脚乱扶起他，“不用磕头，不用……”余下的话在燕苏的瞪视下乖乖吞了回去。她心中明白，这是曹云飞对自己宣誓效忠的仪式，只得站在那儿任由他一丝不苟磕了三个响头，开玩笑似的说：“你叫云飞，我叫云儿，我们俩倒是有缘。”

隆兴庵因为有王皇后的入住，增加了许多侍卫。守卫虽然森严，但和皇宫相比，自然是小巫见大巫，三人还不放在眼里。云儿武功马马虎虎，轻功却很不错，曹云飞是皇宫侍卫，身手自然了得，燕苏就更不用说了，三人穿墙越户，飞檐走壁，如履平地。燕苏抓住一个守夜的尼姑，问清楚皇后的住处，点了她的昏穴，径直往后院来。云儿和曹云飞联手打晕守门的两名侍卫，几人进入了内院。

守夜的一名宫女甚是机警，听到身后传来异响，刚想转头看时，燕苏一掌劈了下来，她立即倒在了地上，昏迷不醒。哪知这番动静却惊醒了里面早已熄灯睡下的王皇后，“外面的可是苏儿？”声音平和冷静，不疾不徐，没有一点受惊的样子，像是早已料到今晚燕苏会来。燕苏隔着门喊了一声，“母后！”

里面的灯亮起来，门吱呀一声打开，王皇后穿戴整齐坐在那里，看起来只有三十岁左右，气质高贵，容貌甚美，招手说：“苏儿，过来。”宫女行礼退下，将门带上。云儿隔着门远远瞥了她一眼，心想这位皇后可谓女中诸葛，未卜先知，

难怪燕苏行事厉害，果然是有其母必有其子。

燕苏跪在她脚下，声音不由自主哽咽了，“母后，您受苦了。”王皇后笑道：“搬出来才好，省得对着那些道士，看了就讨厌。”说着摸着他的头发叹道：“苏儿，几个月不见，你瘦了这么多，在外面，一定吃了不少苦。”燕苏垂着头说：“父皇他……”王皇后叹了口气，“不必说了，你父皇他……连江山社稷、祖宗的基业都不要了，何况我们母子！”她对着跳跃的灯火，一字一句地说：“李措要反。”

燕苏一愣，“父皇还在……”他就这么迫不及待吗？王皇后一脸严肃地说：“苏儿，你要小心，你若有个什么意外，天下只怕要易姓了。”燕苏哼道：“母后，您放心，我大周受命于天，岂是这么容易就易姓的！”

王皇后叹道：“后宫不能干政，这是历代祖宗定下的规矩。李措以这个为借口打击王家，将你舅舅贬官削爵，以后你在朝里越发艰难了。你舅舅现在虽不得意，可是王家乃高门大族，根深蒂固，明的暗的势力遍布朝野，你这就走，立即去见你舅舅，他必会助你一臂之力。”

燕苏甚是不舍，拉着她的手不肯放，“母后，你要保重身体……”短短数月不见，她竟像是老了数年。王皇后看他的目光满是爱怜，却催促道：“事关重大，越早做准备越好，你还不快去！”燕苏倒了杯热茶放在桌上缓缓道：“母后，天冷了，记得多穿衣服，我走了。”说完磕了个头，拉开门去了。王皇后握着手里的热茶，眼睛微微泛红，突然咳嗽起来，宫女连忙拿出药丸喂她服下。她侧身倒在床上，对着浓黑的暗夜轻轻吁了口气，辗转反侧，似乎有重重心事，直至天明时分，才好不容易睡着了。

三人沿原路返回，燕苏一路上默默不语。云儿见他闷闷不乐，推了推他说：“路上太无聊啦，我给你讲个笑话。”燕苏没什么精神，不忍拂了她的好意，便说：“你讲，我听着。”云儿徐徐道来：“有一只大鹏鸟，听说天池的另一边南冥有一种鱼叫鲲，很想看看它长什么样子。于是做足准备，乘着大风飞往南冥，飞到一半的时候发现自己忘了带雨伞，没办法，只好飞回去拿……”听到这里，燕苏“咦”了一声，皱眉道：“哪有这么荒谬的故事？”

云儿没好气道：“说了是笑话，你且听着就是。”燕苏挑眉，“为什么要飞回去拿？停下来买一把不就是了。”云儿横了他一眼，“不许插科打诨！”她继续往下说：“大鹏鸟飞啊飞，飞了整整一个春夏，才飞到很远很远的南冥……”燕苏好奇心被挑起，打断道：“它有没有见到鲲？”云儿忙说：“有啊，它见到深海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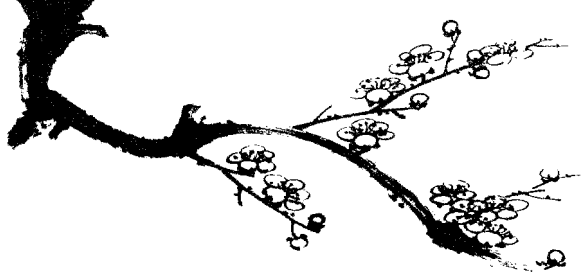
的鲲，问它：‘鲲，你好不好？’鲲回答不好，于是大鹏鸟就飞回来了。”

燕苏见她停住不说，问：“然后呢？”云儿眨着眼睛一本正经地说：“什么然后？完啦！”她耸了耸肩，一脸无辜状。燕苏本以为她前面铺垫了这么多，后面定有什么深意，哪知这么突兀就没了，一时之间反应不过来，“没啦，就这么完啦？”云儿用力点头，“对啊，没啦，就这么完了。”燕苏感觉被她耍了，愤愤道：“这算什么笑话，一点都不好笑，无聊至极！”云儿争辩道：“什么无聊啊，你刚才不是听得挺有劲的嘛！大鹏鸟想见鲲，然后它见到了，不回来干什么？乘兴而去，兴尽而返，不是挺好的嘛！你想见你母后，现在见到了，为什么又不高兴了呢？”

燕苏这时方明白过来她的用意，低声说：“我没有不高兴，只是……只是有些失意罢了。文武百官不是结党营私就是明哲保身，父皇整日跟道士鬼混，任由奸臣把持朝政，母后又被变相软禁……我，我……”云儿听得心中很是难过，握住他的手，“没关系，以后有我陪着你，你说好不好？”燕苏心里一热，将她揽进怀里，“嗯，好。”云儿任由他抱着，将头轻轻地靠在他胸前，想起他在长乐客栈痛心而绝望地说“我喜欢你”的样子，心中一紧，鼻头跟着一酸，也许，也许她也有点喜欢他……

两人依偎在一处，享受着此刻难得的柔情蜜意，车外的马儿却发出惊恐的叫声。砰的一声巨响，马儿吃痛，双膝跪在地上，顿时发起狂来，马车随即向一侧翻倒。燕苏心中一惊，当机立断抱着云儿从窗口飞出来。受惊的马儿拉着断成两截的马车横冲直撞，快速往树林里跑去。曹云飞滚落在草地上，灰头土脸爬起来，脸色凝重说：“是绊马索。”

燕苏点头，双目发出寒光。四周的敌人如影子般将他们团团围住，退路已被封死，唯有杀出重围。



第四十二章 午夜更惊魂

燕苏觉得奇怪，他这次出宫行踪极其隐秘，连冯陈褚卫都不知道，埋伏在这儿的人又怎么会知道呢？脑中灵光一闪，想到出城时的令牌，原来早已泄露自己的身份。那个守城的将领不知是谁，一眼就看出坐在马车里的人是他，偏偏不露声色，亏云儿刚才还得意扬扬说幸好蒙混过关了。可见此人心机之深。暗杀最要紧的是提前做好准备，算准时间，埋伏好人手，才能一击毙命。从他出城到回去，来回不过两个时辰，时间这么仓促，连调动人手都来不及，李措你想要我的命未免也太心急了点！

燕苏一手持剑一手护住云儿，“别怕，跟着我，没事的。”云儿胡乱点头，从腰间抽出蝶恋剑，看着包在夜行衣下的一双双眼睛闪着野兽般的凶光，咽了咽口水，小声说：“咱们能不能逃啊……”其实她一点都不喜欢打架，尤其是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当然，敌寡我众自然另当别论。此时此刻，燕苏还有心情开玩笑，“没出息，就知道脚底抹油。”云儿看着对方亮出明晃晃的兵器，头皮发麻道：“我就是没出息，只要小命还在，没出息有什么要紧……啊……”眼见一个黑衣人手里的剑毫不留情就朝云儿的心窝刺过来。

燕苏和曹云飞也好不到哪里去，对方一共十三人，均是武功高强、心狠手辣之辈，目标十分明确，斩尽杀绝，不留一个活口，因此招招都是杀招。两人应付得十分吃力，拳打脚踢，刀来剑往，左支右绌，险象环生。云儿仗着轻功灵巧，在人群里跑来跑去，这里躲一招，那里避一剑，更不怕丢丑，就地一滚，从人家裤裆下钻过去，把身后追赶的人弄得不耐烦了，朝前面喊了句暗语，三四个黑衣人飞过来，将云儿围在中间。

燕苏反手一剑刺伤一个黑衣人，不等对方喊痛，抽剑回身，又一招“狂风卷浪”，击退正面进攻的那个黑衣头领。回首一看，见云儿一个人打三个，气喘吁吁，身法已经乱了，头发全散下来，用尽全力一掌打在左边那人肩上，将对方逼

退，右边劈空刺来的一剑却怎么也避不开，不偏不倚地砍在她手臂上。云儿招架不住，捂住手臂踉跄后退，咣当一声，蝶恋剑脱手掉在地上，燕苏心下大急，喊道：“左，左，左，往左！”意思是叫她往左避，说着就横扫一剑，想赶上去救她。

哪知那个黑衣头领紧紧缠了上来，下手又狠又辣，全是同归于尽的打法。显然此次暗杀，这些人早已抱了必死的决心。正所谓一将拼命，万将难敌，纵使燕苏武功略胜一筹，在这种情形下，亦丝毫占不到便宜，一个不小心，反而要吃大亏，根本没办法脱身，急得他红着一双眼睛恶狠狠地说：“你最好死在我剑下！”此人今日若是能活着离开，对燕苏的报复那才真正是噩梦的开始。

云儿右手臂血流不止，身上沾满了暗红色的鲜血，左手按住伤口，一头摔在地上，唯有眼睁睁看着对方的长剑在头上划过——说时迟那时快，她一个翻身，鲤鱼打挺，朝对方下阴狠狠踢去。她这一脚，聚集全身的力气，对方直痛得抱着命根子哭爹喊娘，满地打滚。她力气尽失，一头撞在了石头上，咔嚓一声，不知自己是哪根骨头断了，疼得眼冒金星，差点没晕过去。另一人见她跌得爬不起来，紧追其上，挥剑朝她脖子上砍来。

生死关头，她反倒看开了，心情非常平静，只是想小命就这样不清不白的没了，还真有点不甘心呢。哪知曹云飞斜地里冲过来，抱着她从斜坡上滚下来。温热的鲜血溅在她脸上，黏黏的，带着浓重的腥味儿。她一惊，反手抱住曹云飞，声音十分惶恐，“你，你，你怎么啦？”一眼看到他右手臂空荡荡的，原来右手臂已被人齐根斩断。

曹云飞咬牙推开她，“快走！”云儿看着围过来的黑衣人，抹了抹满脸的泪水，左手拿过他右手握着的剑，带着恨意说：“为什么要走？我才不怕他们！”剑法突地一变，剑影重生，人影如穿花蝴蝶，眨眼在原地消失，长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插进对方胸膛，顺势一绞，那人心脏顿时裂成碎片，对方连痛呼声都来不及喊就已经死去。她以剑支地，右手臂的血顺着指尖雨珠般滴在地上，对正前方的黑衣人一字一句地说：“想要我的命，先得问过我手中的剑！”

那人被她阴狠的表情吓着了，不由自主退了一步。云儿左手使剑，角度更为刁钻，一招就刺中敌人的下肋。她也不知自己为何会这样，手中的剑好像有生命似的，连想都不用想，一招一式自然而然就使了出来。失失刺杀的那晚，她发现自己软剑用得比硬剑要好，今天她突然发现，原来她左手剑使得比右手剑更加流畅。这个发现，连她自己都吓着了，她像看陌生人一样看着手里的剑，感觉十分恐怖，自己身上到底还有多少不知道的秘密？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连武功都会

忘得一干二净，非要到生死关头才记起来？

对方趁她发呆之际，一脚朝她面门踢来。燕苏抢在前头，一剑砍下来人的小腿，一时间血肉横飞，满耳都是惨叫声。燕苏抱着满身是血的云儿，焦急地喊：“云儿，云儿，你没事吧？”快速点了她身上几处大穴。云儿看着眼前鲜血淋漓的场面，像是似曾相识，脑海里闪过模模糊糊一些片段，白色的纱帘，无人的宫殿，剑、血，披头散发，惶惑、心痛、绝望……心中再也承受不住，眼睛一黑，一头栽在燕苏怀里。燕苏看着沾满鲜血的掌心，失去云儿的恐惧包围着他，他嘶哑着喉咙叫道：“云儿，云儿，云儿……”

道路尽头传来咚咚咚的马蹄声，地动山摇。郭敬之赴完朋友的接风宴回家，却碰见迟建骑着马急匆匆路过，他知道迟建负责的是京城外围的安全，晚上不好好当值，跑出来做什么？莫不是出了什么事？于是跟了上去。眼见迟建进了大将军的府邸，这才知道事不寻常。后来又见一伙黑衣人出了城门，正犹豫要不要跟上去，冯陈、褚卫正好找上他说太子不在宫中。他这才发觉事情不妙，率领手下的亲兵家将立马追了过来。

这次暗杀因为是临时决定的，准备不足，加上众人之间的配合度不够高，使得燕苏等人拖到援兵及时赶到。眼看刺杀失败，无数强弩劲箭黑压压对着他们，他们插翅难飞，若被活抓，更是生不如死。那黑衣头领一声令下，剩下的黑衣人咬破嘴里暗藏的药丸，全部服毒自尽。

郭敬之、冯陈、褚卫、蒋沈、韩杨等人赶上来，齐声问：“殿下，你没事吧？”燕苏双手横抱着昏过去的云儿来回走动，大吼：“御医呢，御医呢？”神情有些疯狂。郭敬之忙说：“殿下，云姑娘大概失血过多，暂时昏过去了，先给云姑娘止血要紧。”立即有人递上一瓶上好的止血良药。有人发现斜坡下的曹云飞，连忙将他救起，止血包扎。

冯陈走上前，“殿下，先将云姑娘放下来吧。”燕苏见云儿呼吸虽弱，但一时半会儿也没有生命危险，心下稍安，摇头道：“不行，她肋骨断了，不能随便移动。”断了的肋骨要是插进肺里，恐怕连华佗转世都救不转了。冯陈本想说“那总不能就这样一直抱着吧”，但看了看主子的神情，最后还是将话咽了回去。燕苏回头问：“有没有马车？”但众人都是快马加鞭赶来的，哪有马车？先前乘坐的那辆马车早就不知道被受惊的马儿拖到哪里去了。

郭敬之咳了一声说：“殿下，依我看不如找块木板，将云姑娘抬着走，这样既稳妥又方便。”燕苏只是摇头，“不用，派人找辆马车，我先抱着她回去。”他怕

骑在马上颠簸太厉害，遂弃马不用，抱着云儿一路徒步回城。众人牵着马，静静跟在他身后，没人敢说话。直到有人不知从哪儿找了辆马车——极其简陋，连挡风的帘子都没有，也不知是买的还是抢的——他才弯腰上车，将云儿放在腿上，一边源源不断将真气渡进她体内，一边吩咐：“慢点，慢点……”

众人回到城里时，天色微明，街上已经有早起卖菜的农夫农妇。燕苏紧紧抱着云儿，尽量使她不受震动，直到看见道旁的府第才回过神来，忙说：“先不回宫，去王中丞府上。”王中丞王斐便是他的嫡亲舅舅，王皇后一母同胞的亲哥哥。冯陈看了眼依然昏迷不醒的云儿，问：“那云姑娘呢？”他看了看车外，问：“郭敬之，你府上可是在附近？”郭敬之忙说就在街角。他点头，“云儿暂且留在你府上养伤。”他心想云儿跟他在一起，时时刻刻暴露在敌人的目标之下，过于凶险，不如让她住在敬之府上，倒还安全些。郭敬之连忙答应，一边派人去请御医，一边安排将自己的卧室空出来给云儿住。

燕苏安顿好云儿，又见她只是昏睡过去，并无大碍后，这才换了衣服去见王斐。敲门进去时，整个王家都还在睡梦中。王斐连扣子都来不及系，趿着鞋子就跑出来见他。甥舅俩密谋了一个早上，燕苏这才起身告辞。

王斐听说他昨夜遇袭后，非常震惊，大骂李措狼子野心，见燕苏要走，便说：“殿下昨晚受惊了，幸好上天保佑，化险为夷。早膳时间到了，殿下若不嫌弃，留下来吃顿便饭如何？”王家的厨房为了预备太子殿下的早餐，从他进门那一刻起，所有厨子都从热乎乎的被窝里钻出来，一刻不停忙到现在。

燕苏本想答应，好拉近甥舅的感情，但想到云儿的伤，实在挂念，一刻都等不及，何况一顿饭的工夫，便说：“舅舅的饭，本来不应该推辞。不过宫里还有事，我先走了，改日再来尝尝舅舅府上厨子的手艺。”王斐一直送他上了马车，这才折回来，连忙冲进内室加衣服。王斐乃文官，对武功一窍不通，披着单衣、光着脚丫陪太子殿下说了整整一个半时辰的话，浑身冰冷，早就冻僵了。

燕苏来到郭敬之的侍郎府时，云儿躺在床上，脸色苍白，双眼紧闭，还未醒来。他把手探进被窝，只觉得她手足冰凉，想到云儿在九华山莫名其妙一睡就是半个月，他顿时慌了，问道：“孙太医，云儿没事吧？”这孙毓华乃太医院医术最好、资历最老的御医，留着一把山羊胡，鬓发皆白，蹙眉道：“这位姑娘体质非常奇怪，奇寒无比，老夫行医数十年，接触过的病患不计其数，也曾见过偏阴偏冷的体质，却都不像这个姑娘这样，寒气深入骨髓经脉，竟然还能活到现在，奇哉怪也！”燕苏急了，“我不管她的病如何，我只问你，还有没有救？”